

多用連續不斷之卷草紋作圖案，又如雲崗石窟中部諸窟，如第二窟、第四窟、第六窟，均有卷草紋之裝飾圖案，而第六窟之卷草連續中間，且飾以走獸，爲唐碑側圖樣之先河。及至隋唐以後又通用一切石刻及繪畫中矣。然最初則疑爲羅馬人，或波斯人所傳來者也。樓蘭之木刻，其情形諒亦相同。其次爲連環紋，及八瓣花紋。斯坦因又在上述之小寺院中，發見之小木雕中，有作連續之環狀，中填八瓣花，花以八瓣共一蕊爲一朵，填入環中，環與環間用索纏結，成一垂直平行線。又二分其花，填環間之空隙，分配頗爲勻稱，其一端又有斜十字紋樣，有二分其花填於空隙。斯坦因謂此爲橫牆上之裝飾物，裝飾於門楣較低處。（斯坦因考古記一〇一頁第六二圖。）斯文赫定氏，在樓蘭遺址中，亦發見同樣之木雕。（見柏格孟所著樓蘭 *P. I. I.*）柏格孟氏合併各件，摹擬原形，插於原書八三頁第四圖。據其解釋，謂與斯坦因在尼雅故墟中所發見之彩畫卷形花紋，極爲類似。在犍陀羅美術中，更可得類似之物品。例如南俄羅斯里薩諾夫加（*Ryzhanovka*）斯克泰人墓中之金鍊，及克里米亞（*Crimea*）之金項鍊，均有與佛雕刻之基本花紋相同者，（同上由柏格滿樓蘭八一頁附注三轉引。）斯坦因在其報告中，則以「希臘式作風」一語概括言之。但余嘗以之推比中國初期之佛教藝術，實鮮其例。雲崗中部石窟中，亦有連續之環圈，作橫條之裝飾畫，如第二窟、第五窟、第六窟皆然。自其環與環相連結之點言，意匠頗與樓蘭之連環紋相近。惟其引用之題材，則各有主題。雲崗石窟之連環紋，完全由捲草紋組織而成環狀。環中由卷草之三葉填滿，惟有繁簡之別，如第五窟，第六窟，較第二窟爲簡是也。但其環與環之組織法，均由兩端曲結向內卷，環與葉不可分離則一也。（以上引見梁思成雲崗石窟北魏建築插圖三十八。）至於樓蘭之連環紋，是以每一環爲單位，中填八瓣花，其作風與題材，根本與雲崗不同。蓋樓蘭連環紋，是由於連環及八瓣花兩種題材混合組織而成。例如斯坦因又同時在樓蘭發見一方木版，作蓮花瓣，疑爲房屋上之天花板，是環與花爲兩種題材，經過樓蘭匠人之分合運用，可以確知也。至於論到兩種題材之來源，爲吾人最感興趣之問題。有人以八瓣花解作蓮花，實不然。蓮花出自印度，但希臘有一種水草葉與蓮花近似。及佛教北傳至犍陀羅，大夏，及安息後，又與希臘之水草葉混合，而成